



能尽孝 是幸福

好久没回乡下看母亲了，心中非常想念。刚放暑假，我就找辆车把母亲接到城里，想好好地侍奉一段时间，尽尽自己的孝心。

父亲去世后的第二年，母亲得了脑血栓，双手不灵便，腿脚走路也不方便。虽然弟兄几个尽力侍奉，但毕竟乡下条件有限，母亲明显地苍老憔悴，衣服也不十分整洁，我见后一阵心酸。

到了城里，妻子给母亲洗了洗澡，我给母亲剪了剪指甲，剪了剪头发。看着母亲全白的头发，满脸的皱纹，我心里含着泪水。我为自己平时未能很好地照护母亲感到惭愧。为了不使母亲看到自己的眼泪，我笑着说，头洗干净了，我给你洒些啫喱水吧。母亲洒过啫喱水的白发油光发亮。我拿过镜

子让母亲照一照，母亲笑得合不拢嘴，说：“城里人就会享受。”

第二天，天气不太热，我找辆脚踏三轮，对母亲说：“今天我带你逛逛街去。”母亲笑着说不太清晰的话：“城里有啥逛头，不就是路宽些楼高些么！”可说着就坐上了车。

老家离我居住的小城并不太远，也就十四五里，小时候和父亲进城赶集，个把小时就能走到。虽然母亲也不断进城小住，但恐怕有二十多年未悠闲地逛过街了，小城的变化让她辨不清东西南北。我蹬着三轮载着母亲先到了大闹南头的颍河公园。路过西大街西口，我说：“这就是西大街。”母亲惊讶地说：“西大街？怎么跟村街道宽窄差不多啦！”是呀，二十年前繁华的西大街到现在一直没有改造，已落后得惨不忍睹了。看着颍河公园里的奇花异草、彩色地砖、精美的雕塑和造型别致的亭子，母亲笑着说：“三十年前的北京也没这好看。”

出了颍河公园，我们顺着美丽如画的

滨河路来到了中州路。路过人民商场时，我说：“这是人民商场，原来的五间楼就在北侧，二十多年前就拆掉了。”五间楼也就是五间二层楼房，但在新中国成立前那可是周口商业的标志性建筑。到周口赶集如果不到五间楼逛逛，就好像到北京没去天安门广场一样，让人遗憾。母亲说：“五间楼？跟人民商场那简直是地下天上，没法比啦！”

我们从人民商场逛到周商大道，从周商大道逛到市政广场，然后穿过行政新区顺交通路返回家中。看着母亲一路上开心的样子，我心里真有说不出的愉快。

母亲在城里住了将近一个月，脸色渐渐红润起来，心情渐渐开朗起来，僵硬的双手也能自如地拿东西了，不灵便的腿脚走起路来也轻松了许多。看着这些，一种前所未有的情感油然而生：能为父母尽孝并让其健康愉快地生活，对子女来说真是一种幸福啊！

（王天义 周口榆树园小学）

爸爸的远行

其实，我有时候是想爸爸的，可是每次都嘴硬不说。

爸爸是在我五岁那年离开家的，因为工作的原因，不得不离开这座城市。虽然他经常回来，但是发现自己慢慢地变了，变得不会流眼泪，不会说煽情的话，学会了给自己戴上“面具”。

大概是我上一年级的时候吧，爸爸离家，第一次离开我的视线，坐车走了。我那时还小，以为他永远不回来了，就追着车跑了老远。怎么可能追得到，“啪”，我摔倒在了地上，坚硬的石头把掌心磨破了，那是第一次感觉心好像被什么抽走似的疼……

渐渐地，一次次的团聚，一次次的离别，我在悲喜交加中麻木了。我开始讨厌别人跟我提起他，讨厌看到街上幸福的一家三口。爸爸给了我五年的幸福时光，却换来我六年被人误解和嘲弄：“怎么没见过你爸爸，他是不是……”“我也没见过你爸爸，你父母是不是离婚了？”这些可笑的猜测我从不予以理睬，但是我的内心却变得不满起来：“说什么出去是为了给我更好的生活，却不知我想要什么，我想要你陪在我和妈妈身边啊，在身边是比什么都好的！”

我红了眼睛，却哭不出来，女儿终究还是爱自己的父亲的。记得有一次，爸爸回来了，对我说：“丫头，我回来了。”他好像很兴奋，眼睛里闪烁着满满的喜悦。“噢。”我闷闷地回应着，转身，关门，上锁，不想看见他。我也不知道自己为什么这样做，也不去管充满期待的爸爸是否会伤心。爸爸又要走了，妈妈让我和他说再见。爸爸仔细打量着我，说：“嗯，是长高了许多，看这劲头儿，能长到一米七啊！”说着还用大手摸了摸我的头顶。温热的感觉从头顶传来，很温暖，很幸福。仿佛就在那一刹那，我不恨他了，血浓于水，恨又怎样，我又何曾恨过。我感觉自己快要哭了，湿了眼角，于是便低下头，死咬嘴唇。

原来，我长大了，真的长大了，不再一味地去抱怨，而是欣然接受别人的好，开始理解父母的良苦用心，包括爸爸的远行。

（李筱溪 周口四中）

母亲

母亲是春日里的伞，给我无雨的晴空；母亲是炎夏中的风，给我清润的凉爽；母亲是深秋里的果，给我不竭的营养；母亲是寒冬中的火，给我无限的温暖。母亲在我眼中是最温柔、最慈祥的，她有着世界上最美丽的笑容，她的眼睛像泉水一样清澈。我将所有的一切都归功于我的母亲，我从她那里得到受益终生的爱与智慧。

母亲承受着巨大的分娩之痛，将我带到这个美丽繁华的世界。小时候，母亲教我走路、说话、穿衣、吃饭；长大后，母亲又亲手教会我洗衣、做饭、收拾家务。我的耳边常常回想起母亲教育我的话，似是清风拨起心湖的点点涟漪，似是朗月投影出心目中的斑斑影迹。

我像一棵小草般脆弱而又顽强地成长着，而母亲却像一棵大树一样守护在我身边，为我遮风挡雨，使我不受一点伤害。父母对儿女的爱是无私的、伟大的，是全身心的。母亲永远会把自己释放爱给孩子看成是一种快乐，一种满足，而不去祈求回报。我们的人生就像一条连续不断的波

澜起伏的河流，我们年复一年、日复一日地栖息其中，母亲就像流水卷动河沙一样，将我们的人生牵引着，向前走去。日落或者月升，母亲是我们记忆里的指路明灯。

女人柔弱，但母亲却很强大。母爱是伟大的，是极其敏感和坚韧的，就像一盏永不会灭的明灯，她的坚韧与永恒足以超越自然界的任何一种物质。在最美的时光里有母亲分享回忆，有母亲见证成长，母亲的坚强教会我勇敢。春、夏、秋、冬，花摇下了母亲的影子，母亲的影子又摇下了花。

慈母手中线，游子身上衣。临行密密缝，意恐迟迟归。谁言寸草心，报得三春晖。百善孝为先，我们应该像反哺的乌鸦一样去报答母亲的养育之恩。天空中闪耀着灿烂的星斗，仰望着星斗的我们渺小依旧，只愿握住她的手，陪伴她至永久。我用一生祈求，祈求上天保佑天下母亲幸福安康！

（梁菁菁 周口文昌中学）

母爱



2014年元旦，我卷入了一场流感当中。当我躺在床上痛苦不已时，突然手机铃声响起，我拿起手机，是妈妈打来的。她听到我的声音后，便沉重地说了一句，你病得可不轻啊！我当时泪流满面。

你不知道我76岁的老母亲打个电话有多难，她为了给亲人打电话下了多大工夫。开始时我父亲一个数一个数地教她，她练了几天还打不出一个电话，等我星

期天去看她时，她无奈地对我说，她想打电话就是学不会。我叫她打一遍，看看咋回事儿，才知道她摁数不连贯。我告诉她摁快点儿，于是不识字的她摁了一遍又一遍，终于打通了我的手机，她脸上笑开了花。当时她就给我姨打电话，说她会打电话了，心里的喜悦不言而喻。几天后我又去看她时，她问郑州的手机怎么打不通，我又告诉她前边要加零，这么着，谁的电话她都能打通了，她想谁了便给谁打电话。姐弟五个我和弟弟离她最近，我几乎每星期都去看她，帮她做饭洗衣。最近一段时间，我身体不适去得便少了，她隔几天便打来电话问我身体怎么样，家里有什么事。这本来是我们做儿女的应对父母做的事情，年迈的母亲却反过来这样关爱着我们。

每一次接听母亲的电话，我都会眼含泪花，心里又一遍念叨，母爱真的太伟大了！

（梁艳春 川汇区工农路二运公司）

移树所思

春节刚过，父亲说：“晚几天把这棵柿树移栽到你那个院子吧？”

“柿树碗口粗了，能移栽成活吗？”我半信半疑。

进入三月，有一天我小心地刨出柿树，锯掉所有的树枝，只留了光秃秃的树干，“光杆司令”一个。把它放入事先挖好的坑里，填上一些粪土，撒一些肥料，培上土，浇上救命水，心里暗暗祈祷：柿树，希望你能挺得住。

以后的时间里，有空我就去仔细地观察。功夫不负有心人。在我的精心呵护、照料之下，柿树终于钻出了新芽。活了，柿树活了！第二年柿树就开了花，害羞的小柿子在浓稠的、泛着油光的树叶中一天天变厚、变大。暑去秋来，树叶由翠绿变黄，柿子也由青变红，秋风刮起时，红灯笼挂满枝头。

常言说：人挪活，树挪死。柿树经过“大手术”之后顽强地活了下来。一个人、一个社会在成长发展的过程中遇到困难、挫折是难免的。困难、挫折面前我们不能低头，要挺直腰杆迎难而上。张海迪身残志坚，靠毅力写出了无悔的青春，汶川、舟曲、雅安不也从废墟上挺立起来了吗？

环境能改变人，但人也有能力改变我们所处的环境！

（王在亮 太康县清集镇一中）



亲历生命

儿子今春在花盆里种下了几粒向日葵的种子。对于儿子兴致勃勃所做的一切：找花盆、松土、埋种子、浇水，并且每日深情地凝视无任何动静的花盆，我觉得很好笑。不过，我努力忍住嘲笑他的冲动，怕打击了他。说实在的，我内心却觉得他一切的努力都是幼稚且徒劳的，因为那几粒种子实在太小，是从一个近似儿子拳头大小的花盆上取下来的，那是爱人去年在花盆里种下的一棵向日葵的全部收获。我实在不看好那个羸弱的花盆和花盆里那些瘦小的花籽，我不相信它们有破土发芽、繁衍后代的能力。

事实证明儿子是对的，儿子的努力没有白费。终于有一天，儿子在阳台上兴奋而又激动地大叫着，一向不屑于看那个小花盆的我应声过去。果然，小花盆里长出了好几棵娇嫩的小苗，细细的叶芽，嫩嫩弱弱，让人好不怜爱。真想不到，那么小的花籽内部竟然蕴藏着这么不容忽视的生命能量，或许所有的植物种子都有着强烈的复苏欲望，那是生之本能吧。只要人类给它们以适宜的温度、湿度、阳光，它们就会毫不吝啬自己的努力，尽情展示它们的生命绿色。它们勃发的生命力就是对劳动者最大的奖赏和最动人的报答，看着它们自由而快乐地呼吸、成长，你的久违的生命激情会被唤醒，你鲜活而强烈的生之本能也会随之复苏，你得以重新发现世界的美好与希望、心灵的清新与单纯。还有什么比这更美好呢？

我衷心地向儿子表达了我的喜悦和对他劳动的赞赏。我郑重地说：“儿子，你做了一件最了不起的工作。你帮助它们实现了生之愿望，让它们有机会生长、开花、结果，体验完整的生命历程。同时，你也是幸运的，你有机会亲历一个美好的创造、生长过程的发生。”儿子有点不以为然，或许他在故意唱反调：“它们最终不还是会枯萎、死去，或是被人食用？”“是呀，可是，那依然不一样。毕竟它们经历了，奋斗过，努力地走过完整的生命历程后，就不再有遗憾了。就像世人明明知道是‘向死而生’的，但人还是要快乐地耐心地享受生命的全过程。”我向儿子表达了自己对生命的看法。

（黄清花 周口六一路小学）